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54

（十一）篇花语
带来（十一）位少女的江湖传奇

木棉篇

十二花信

霓裳风华录

倾世医妃

①

六月 著
MUYUAN JIAN
QINGSHI YIFEI

一场真实可触的梦境
一段惊险密布的相逢
她初来乍到真实身份
究竟要如何隐藏

她正如一朵木棉
外表艳丽火热，内心却宁静淡然

一位医者仁心的“王妃”
要如何与命运抗衡？

知名作家【六月】携梦幻眷侣来袭！
一段唯美爱情即将抽丝剥茧、震撼上演！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54

六月 著
MUMIAN PIAN
QINSHI YUE

木棉篇

： 倾世医妃 ①

十二花信

霓裳风华录

吉林摄影出版社
· 长春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花信·霓裳风华录. 木棉篇: 倾世医妃. ① / 六月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8.7
(意林·轻文库. 绘梦古风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667-3

I. ①十… II. ①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1327号

十二花信·霓裳风华录 木棉篇: 倾世医妃①

SHI'ER HUAXIN·NICHANG FENGHUA LU MUMIAN PIAN:QINGSHI YIFEI ①

著 者	六 月
出 版 人	孙洪军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责任编辑	李 彬
图书统筹	鹿鸣昔
特约编辑	崔馨予
绘 图	长 乐
书籍装帧	袁 萌
图书设计	王 春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1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667-3

定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目录

001
+ 第一章
初识杨洛衣

009
+ 第二章
以牙还牙

019
+ 第三章
新解『老佛爷』

029
+ 第四章
剖腹救母子

043
+ 第五章
雪上加霜

055
+ 第六章
共赴天狼山

075
+ 第七章
惊现『灵草』

091
+ 第八章
解救宋云谦

107
+ 第九章
午门救御医

119
+ 第十章
再救安然

139
+ 第十一章
小菊受刑

151
+ 第十二章
『老乡』赠椅

163
+ 第十三章
诸葛神医之书



初识 杨洛衣

第一章

“你竟敢对本王……用这种手段？”宋云谦阴鸷的眸子紧紧地盯住眼前的女人，原本俊美的脸因为愤怒而微微扭曲。他双颊泛着红晕，整个人显得焦躁不安。

而此刻温意的脸色跟宋云谦一样红，眸子里带着奇异而温热的光芒，还有一丝迷茫和疑惑。

温意还没弄清眼前的状况，宋云谦却忽地挥了她一记耳光，力度之大，让温意的意识丧失了三秒钟，然后脸和脑袋火辣辣地疼，疼中带着麻的感觉。

“堂堂侯府的郡主，我宁安王的王妃，竟然……”声音愤怒而冷厉，她愕然地睁开眼睛，那男人俊美的脸上布满狂怒，阴狠的眸子狠狠地锁着她。

本王？什么情况？脑子里忽然像是湖水倒灌一般！

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叫温意，是一名脑外科医生……还有……还有什么来着？怎么想不起来……

温意甩甩头，撑起身子，瞧着眼前暴怒的男子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眼前这个男人又是谁？

她下意识地查看周身，没有受伤的痕迹，也没有疼痛的感觉，仿若一场梦。

只是，到底哪一场才是梦？外科医生是梦？或是现在她处于梦中？

下一秒，她的脑袋里突然多了一些不属于她的记忆——眼前的人是位王爷？一名外科医生遇到了一位王爷？这根本就是一场梦吧？这些记忆一定不是她的！但是她现在的心中却感到了深深的绝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温意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脸上又挨了一记耳光，那男人冷冷地道：“本王让你做正妃，已经是对你莫大的恩宠，你竟还敢设计本王？本王告诉你，就算你用尽心思，本王都不会再看你一眼，在本王心里，只有洛凡，一直都只有洛凡。”

温意此刻莫名其妙地心酸，只能小心地问道：“你……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语罢还暗自掐了自己一下，没有任何感觉，这是梦！没有痛觉的自己肯定是在梦中！

温意整个人如同死了一般寂冷，全身的血液凝固，呼吸急促起来，她尖叫一声：“啊！”

温意抬眼，恐慌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身着一套黑色绸缎绣金丝蟒袍，腰间系着金玉腰带，脚蹬黑色羊皮靴子，模样冷酷而俊美，眸光中透出的冷厉之光，仿佛地狱之冰一样冷，且夹杂着莫大的恨意。

他缓步走到她面前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要是可儿醒不过

来，我一定要你好看！”

温意伸手拉着他，脑子一片凌乱，两个人的记忆不断地冲击着她，她想分辩，却不知道怎么说，只喃喃地道：“我不是她，我不是她……”

“洛凡明天就会入门，你若是想保住你正妃的位子，最好安分守己，否则即便母后反对，本王也绝对会休了你！”说完，他眸子森冷地瞪了她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

他刚走，便有一个丫头和一个嬷嬷冲了进来。

那丫头被吓坏了，还是嬷嬷镇定，连忙扯来一条被子盖住温意的身体，带着哭腔道：“郡主，您受苦了！”

温意瞧着这两个人，那丫头年纪十四五岁，身穿青色衣裳，模样娇俏，如今正含着眼泪瞧着她。

那嬷嬷年纪在五十岁左右，身穿灰色衣裳，手上不断地收拾着床铺。

温意脑子里出现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是姓陈，是自己的嬷嬷，一个叫小菊，是她身边伺候的丫鬟。

她意识到这份记忆属于她这个身体的主人，只是……这梦真是离奇，要不要咬自己一口直接醒了算了？不不，看看后续怎么发展，反正自己也不用负责。

温意迅速进入角色，强自镇定地坐起身，对两个人道：“不要哭了，我没事，你们去帮我取衣裳过来！”

她的冷静让两个人愕然，陈嬷嬷道：“郡主，您要是难过，就哭出来，哭出来好受些。”

温意笑了笑：“我有什么好哭的？”

小菊与嬷嬷瞧着她脸上红色的指印，心下黯然，以为温意强装坚强，便也不敢说什么刺激她，连忙伺候她起身。

温意坐在凳子上，双手微微抬起，觉得周身轻盈，心中却有些忧伤，她微微叹息一声，打量着四周。

这屋子装修得极尽奢华，花梨木家具摆放有致，云石地面光可鉴人，两根圆柱上雕着五彩神鸟，栩栩如生。

窗户旁边摆放着一张贵妃榻，用纯白色狐皮铺垫，贵妃榻旁边，摆放着一张茶几，茶几上摆放着一只青瓷花瓶，养着百合，幽香扑鼻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贵妃榻相连着的，是一张大尺寸的妆台，妆台上摆放着几个首饰盒，首饰盒旁边，是一盒盒精致

的脂粉。

温意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慢慢地查看脑海中的记忆：她叫杨洛衣，十八岁的如花年华，有着绝美的容颜，家世显赫，是靖国侯府的郡主，母亲是紫旭国的公主。三岁的时候，她被当今皇帝封为御晖郡主，赐婚三皇子宋云谦，深得皇后的喜爱。

那即将嫁给她夫君的，叫杨洛凡，是她的嫡亲妹妹。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姐妹俩同时爱上了一个人——宋云谦。

一年前，在杨洛衣嫁给宋云谦做正妃前一天，宋云谦的师妹可儿坠湖昏迷，所有人都指证是她做的，但是，她脑子里清晰地显示，她没有做过。

杨洛衣是被陷害的。

温意正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，委实不知，进入这梦境时间越久，她便会渐渐淡忘这是梦，而不是真。

宋云谦因为可儿的事情恨杨洛衣，但是迫于皇帝早下了圣旨赐婚，不得已又娶了杨洛衣。

但是，嫁给他一年了，他连新房都没进过。而自己的妹妹杨洛凡即将嫁入王府为侧妃。所以，被伤透了心的杨洛衣，就设计了这样不堪的办法想以此绑住宋云谦的心。

温意真不知道该说她傻还是说她痴情。这样是不会让一个男人从此就爱上她的。

只是，现在让温意不明白的地方有三个：第一，她梦里为什么会用着杨洛衣的脸而不是自己的？第二，可儿到底是被何人推下湖导致昏迷的，又是谁想要陷害她？

记忆开始不断涌进来，她想起杨洛衣倒地之后似乎恍恍惚惚听到一道声音，好像是对她说了些什么，但是说的什么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温意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算是接受了自己的处境，梦总归要结束的，就当是肆无忌惮一次了。

但是，真实的我，光明磊落，绝不做一点儿伤害人的事情，在这里也不能背着一个推人下湖的罪名。而属于杨洛衣的记忆告诉她，她没有推过可儿下水，这个不管是陷害还是误会，她都一定要弄清楚。

所以，第二日一早，也就是杨洛凡入门的这一天，她偷偷地让小菊带着她去见昏

迷的可儿。

然而，刚踏进可儿的涟漪苑，便看到宋云谦从里面走出来。

她知道此时不宜与宋云谦起冲突，而且宋云谦恨她入骨，这会儿也不会想见到她。所以，她连忙退后两步，躲在梧桐树后面。

“出来！”

他的声音森冷无比，如同他琥珀色冰冷的眸子。

她到底是低估了宋云谦，自她进门他便瞧见了她，见她躲藏，便以为她别有居心，哪里容得她继续躲着？

温意走了出来，站在他面前与他对峙，自然，她不会为自己辩解说她没有伤害过可儿，毕竟，这种话他若是相信，杨洛衣的下场就不会这么悲惨了。

“参见王爷！”她微微福身，该有的礼数没有少。

“以后再让本王知道你出现在涟漪苑，本王就打断你的双腿！”他狠绝地道。

宋云谦穿着一身白色银丝绣飞鹰锦袍，袖口位置微微翻起，绣着细碎的青色竹叶，腰间束着金腰带，颀长的身子傲然挺立，清晨的阳光透过枝叶落在他脸上，如同洒了一脸的金粉。

这样美好的男子，难怪姐妹俩会同时爱上他，只是他对她的态度……

温意咬咬牙，道：“我有话与你说！”

宋云谦瞧着眼前的这个女人，绝色，可惜恶毒，一年了，他已经厌恶了她的纠缠和哭啼，除了诉说她对自己的爱意和冤屈之外，再无其他。

而当日，洛凡与丫头都说亲眼看到她推可儿下湖，就算丫头会冤枉她，洛凡与她乃是亲姐妹，也会说谎冤枉她不成？

厌恶到了极点，便是不欲跟她说话。

所以当听到温意有话要说的时候，他冷冷地道：“本王与你，无话可说！”说完，他抬脚而去。

温意急急转身看他，却看到清晨阳光下忽然寒光一闪，她惊呼：“小心！”

她话音刚落，两道身影从天而降，两个人手持长剑，向宋云谦刺过来，宋云谦慌乱中稳住身子侧身避开，剑尖从他腰间掠过，好生危险。身后的侍卫纵身而起，与黑衣人纠缠在一起。

就在此时，一名侍卫忽然在宋云谦身后举剑刺去，脸上带着决绝阴狠之气，温意来不及思考，飞身扑上前，一把抱住那名侍卫，张嘴就咬在他的后背上。

那侍卫反手一扬，剑柄戳在她腰间，温意疼得一口气差点儿呼吸不上来，随即喊道：“快走！”

宋云谦回身，脸上带着诧异的神色，那侍卫已经摆脱了温意，重新持剑向宋云谦袭去，宋云谦冷笑一声，身子凌空一起，长剑在他手中发出森冷的光芒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直接刺向那侍卫。

小菊连爬带滚地冲过来扑在温意身上，惊恐地喊道：“郡主！”

温意坐起身，伸手压了一下被剑柄戳到的地方，疼得几乎要掉眼泪，不是断了骨头吧？

越来越多的侍卫加入战圈，黑衣人眼见不敌，竟用两败俱伤的办法使出狠招冲向宋云谦，长剑飞出，宋云谦身前有侍卫保护着，但是那剑却没人侍卫的身体再刺进宋云谦的腹部。

“王爷！”侍卫们惊叫起来。

温意大吃一惊，连忙忍住痛楚爬到宋云谦和那侍卫身边，所幸，宋云谦的伤口不深，那侍卫已经完全替他卸了剑力。

但是那侍卫就惨了，剑从他的腹部没过，这一招注定毙命，一抹红色闪过，让温意这种并不恐惧血液的人都忍不住闭了一瞬眼睛。她俯下身子查看，轻声说道：“不要怕，我现在先帮你止血。”

她挑起一把剑划开他的衣衫，伤口很大，起码有五厘米。有侍卫递过来金疮药，她愣了一下，随即咬开金疮药的盖子，撒了一些在上面，然后用布条包扎止血。

那侍卫神志不清了，缓缓地闭上眼睛，所幸血止住，呼吸也算正常。

但是，温意知道他的情况并不好，剑身穿过他的身体，肯定伤及体内器官。

早有人扶着宋云谦起身，他伤口很浅，但是依旧在流血。

他瞧了温意一眼，眸光有些惊疑。

但是，他很快就收敛神情，怒斥诸位侍卫：“立刻去查，到底是谁要杀本王！”

“是，卑职马上去查！”一名看衣着像是侍卫首领的男子带着人离开。

宋云谦身边的侍从伸手扶着宋云谦，宋云谦伸手阻挡了一下，道：“请御医没有？”

“回王爷，已经请了！”侍从应道。

皇宫派了一名御医在王府专门照顾王爷，所以王府并不需要外出请大夫。

“本王要他活着！”宋云谦看着那侍卫，沉声道。

温意站起身，她脸上和身上都有血迹，她看着宋云谦安慰道：“放心，他没事的！”

宋云谦的眸子紧紧地锁着她，蹙眉凝眸，似乎在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良久，他才出言问道：“你不怕血？”

温意有些愕然，脑子里忽然涌进一些记忆，这位杨洛衣是很怕血的，甚至见到血会晕倒。

温意苍白着脸道：“怕，但是人命关天，也顾不了这么多啊！”语罢还觉得自己够机智。

宋云谦挑眉，眸光里闪过一丝怀疑。御医在这个时候赶到，宋云谦在他行礼之前道：“救他！”

御医瞧了侍卫一眼，又瞧了瞧宋云谦身上的血迹，道：“不可，王爷受了伤，让微臣先为王爷治伤！”

宋云谦蹙眉怒道：“先救他，本王的王妃自会替本王包扎！”

温意愣了一下，直觉他是要试探她。但是，也管不了这么多，他的伤口还在流血，虽然伤口不深，但是这样流血，会危及性命。

她沉稳地吩咐侍从：“扶王爷进去，打水，准备剪刀和干净的布！”

宋云谦被送入涟漪苑内，他躺在床上，温意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，他的伤口确实不大也不深，照这样看是没有伤及内脏的。

“我现在帮你清洗伤口，会有一点儿疼，你忍着！”她专业而温柔地道。

宋云谦不说话，只是用眸子紧紧地看着她。

手再次接触到他的身体，温意的脸便陡然红得跟虾子一般。

“专心点儿！”她走神弄疼了他，他拧眉生气地道。

“对不起！”温意下意识地道歉，心底却怪罪自己不够专业，面对病人的时候，所有的杂念都该摒弃。

清洗消毒伤口之后，是上药，药粉有三七的成分，止血良药，她也曾经学过中医，虽不精通，但是门面的功夫还是有的。

包扎好之后，她就退开了，道：“王爷没有什么大碍，休息两天就没事了。”

“坐在本王身边！”宋云谦哑着嗓子道。

温意抬头瞧着他那古怪的眼神，心里闪过一丝惊慌，连连退后两步，道：“我先

回去换身衣裳，失陪了！”

说完，出了门拉着发愣的小菊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小菊回到如意轩还没回过神来，她惊愕地问温意：“郡主，您不怕血了吗？”

温意舒了一口气道：“怕啊，不过说起来，那一刻忽然不怕了。只是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有些惊怕啊！”

嬷嬷丫鬟打水给温意沐浴，又挑了身好看的衣裳，道：“先别管那事，今日是洛凡小姐过门的日子，郡主您是长姐，又是王妃，定要穿得得体一些，这大红王妃朝服今日穿正好。”

温意站起来，刚想说什么，腰间传来一阵疼痛，她眼前一黑，“扑通”倒地不起。

以牙还牙

第二章



这可吓坏了小菊和嬷嬷，连忙喊来丫头扶温意上床，早有机灵的丫头去请大夫，因知道府中的御医正为王爷和那受伤的侍卫治伤，如今只能在府外请大夫了。

大夫不敢随便为温意检查身体，只听说了温意之前有晕血症，便开了一些安神的药给温意服用。

可温意服药两三日之后，仍昏昏沉沉醒不过来，腰间疼得要命。

就在她昏迷三天之后，她再次听到那威严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：“温意，该好起来了！”

她猛地睁开眼睛，陡然坐起身。她伸手压了一下腰部，只剩下微微的痛楚了。

那声音是谁的？太可怕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叫温意？梦里还有神仙不成？

丫头小菊一直守在她床前，见她醒来，欢喜地道：“郡主，您终于醒了！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口渴吗？奴婢给您倒水。”说罢，她身子一转，走到桌子前倒了一杯温水，端过来给她，“慢点儿喝！”

她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大口，抬起头便看到那小菊含悲带喜地看着她，眸子里有泪光点点，她道：“郡主，您都昏迷了三天了，可吓死小菊了。”

温意微微一笑：“我没事了。”她掀开被子下床，本以为双腿会十分疲软，但是，她微微一抬，竟觉得全身力气充沛，动作也轻盈得叫她惊讶。她坐在床沿，小菊便弯下身子替她穿鞋，她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

小菊诧异地抬头看着她：“郡主，是不是嫌弃小菊伺候得不够好？”

温意弯腰穿好鞋子，起来走了两步，身上所有的不适都全然退去，她回眸一笑：“傻姑娘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伺候得不好？我只是躺累了，想活动一下筋骨。”

她坐在椅子上，想起那侍卫，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只怕，就算救下来，也得受不少苦吧？她不禁微微叹息了一声。

小菊听到她的叹息，也不禁略忧愁地道：“如今洛凡小姐也进门了，您自小跟洛凡小姐不和，如今她深得王爷宠爱，只怕以后咱们的日子会很苦。”

温意还没说话，便见嬷嬷掀开帘子进来，见温意坐在凳子上，有些欢喜，嘴角便露出了一丝安稳：“郡主，您醒了？这可真是太好了。”

温意抬头看去，陈嬷嬷今日穿着深灰色的衣裳，脸上的线条十分柔和慈爱，可见她是真心疼爱自己的。她微微一笑：“嗯，我醒了。”

嬷嬷走前一步，道：“郡主，侧妃娘娘来了。”

温意一时没回过神来：“侧妃娘娘？”

“就是洛凡小姐。”小菊提醒道，顿了一下，她又道，“郡主，您是她的长姐，又是王妃，位分高于她，您不必害怕，她若是敢欺负您，咱们就告诉皇后娘娘。”

温意心中有数，对嬷嬷道：“让她进来吧！”

嬷嬷应声，躬了躬身子便出去了。一会儿，便见嬷嬷领着一个身穿华服的女子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丫头。其中一个丫头用托盘端着一碗药，有热气在碗面萦绕。

那华服女子走到温意身边，微微躬身，道：“洛凡见过姐姐。”

温意凝眸看她，洛凡虽然低着头，脸却微微扬起，纵然姿态谦卑，脸上还是无法掩饰那一丝得意，她皮肤白皙胜雪，五官精致绝美，只是满头的珠翠让她多了几分庸俗之气，又见她穿着红色的绸缎正装，衣裳用金线绣着牡丹，十分精致。

“姐姐是否介意妹妹穿了姐姐的王妃朝服？妹妹也跟王爷说过，此乃僭越，万不可为，只是王爷坚持要妹妹穿上，他说，在他心中，妹妹才是正妃。”洛凡见温意盯着她的衣裳，便以为她心中介怀，便开口解释，只是一开口已经是挑衅，压根不给温意好好说话的退路。

那嬷嬷跟小菊当场便变了颜色，只是奈何她是主子，而她们只是下人，就算满腹的不满和愤恨，却是半句说不得的。

温意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研究这件衣服的绣工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双面绣？你给我瞧瞧。”说罢，便上前翻开她的袖子，见里面果真有着精美的图案，不禁赞叹不绝，“天啊，神人，真乃是神人啊！”

洛凡却只道她在装冷静，这个姐姐，往日在府中的时候，是以霸道出名的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，想不到进了王府之后，却懂得隐忍之道。她笑了笑，不着痕迹地拉回衣袖，道：“姐姐什么时候对刺绣这么有兴趣了？”

温意侧头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也不能说是对刺绣有兴趣，我是对针法有兴趣！”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最骄傲的莫过于做一台完美的手术，而完美的手术，当然包括最后的缝针了。

洛凡淡淡地笑了，她就坐在温意的对面，打量着温意，语气疏淡地道：“姐姐自从嫁进王府之后，便一直没有回过娘家，妹妹过门的时候，姐姐正好病了，不能喝妹妹敬给姐姐的茶。妹妹心里一直惶恐着，虽然王爷也说，妹妹大可不必给姐姐敬茶，因为姐姐虽然虚担了王妃的位子，可王府中，却只需知道柔侧妃。可妹妹总觉得，于情于理都该给姐姐敬这一杯茶。正好姐姐病了，妹妹熬了药，便以药代茶，敬给姐

姐，祝愿姐姐快点儿好起来。”说罢，便命丫头把药放在桌面上，末了，她又加了一句，“对了，王爷给妹妹取了个柔字，不知道姐姐是否觉得动听？”

温意瞧着桌面上的汤药，那药还散着热气，藏红花甜腻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，藏红花有活血化瘀的效用，但是，绝对不适用一个刚病愈的人，久病之后，病气入体，只能喝温补的汤水，女子服用多有不妥，尤其是未曾生育过的女子，若不是配合治疗疾病，她是不赞成喝藏红花的。

而她脑子里有记忆，这个杨洛衣自小身体便不好，常年多病，喝这个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

“先凉一凉吧，我等一会儿喝。”温意不动声色地道，刻意忽略她最后问的那个问题。洛凡是敌是友，如今已经摆在眼前，但是她自己情况未明，还是不宜在这个时候发难，且忍她一下又如何？

“药凉了，可就发挥不了药性，姐姐还是抓紧服用为妙。”洛凡慢慢地道，虽说劝她服用，但是脸上却没有半点儿紧张之意，仿佛温意喝与不喝，她都不是那么在乎。

温意“嗯”了一声，她抬头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她不知道如今是什么月份了，但是依稀可以猜测大概是中秋过后，秋风渐凉的季节。她回头问洛凡：“你的药，是些什么药？适合我喝吗？”

洛凡微微一笑：“姐姐问得可真是好笑了，莫非姐姐以为妹妹会毒害姐姐吗？这是补药，姐姐身体刚痊愈，自然是要好好地进补的。”

温意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妹妹有心了！”她站起来，有种想要出去走走的冲动，便回头淡淡地对洛凡道：“既然是补药，那就赏给你吧。”

洛凡一愣，神色陡然变得很难看，语气也尖锐了起来：“姐姐是什么意思？莫非真以为妹妹毒害你吗？”

温意微微错愕，似乎不明白她为什么生气，她瞧着洛凡，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意思，你说这是补药，那自然是补身子的，又哪里会是害人的毒药？你说我身子虚弱，给我进补，可我觉得妹妹最近要伺候王爷，更需要进补一下，所以我把药赏给妹妹。妹妹应当感念做姐姐的体贴才是，怎可胡乱猜度姐姐呢？”

洛凡抬眸瞧着温意，眸光冰冷，就这样死死地盯着温意。然后，她忽地粲然一笑：“姐姐以为还是在家里吗？如今你在王府虽然是正妃，可你应该知道，你是死是活，也不过是妹妹一句话的事。这碗药，你喝，便安然无事，若不喝，就休怪妹妹对你不客气。”

她这话一出，嬷嬷与小菊皆上前一步，嬷嬷怒道：“侧妃娘娘说这话，莫不怕传到皇后娘娘的耳朵里去？”

洛凡眸光一闪，睨了嬷嬷一眼，又半带着笑容看着温意道：“姐姐和皇后娘娘亲近，莫非不知道皇后娘娘已经离京去了护国寺祈福，要年底才回吗？”

小菊与嬷嬷脸色陡然惨白，这件事情，她们二人是知道的。就因为皇后娘娘离宫了，所以王爷才会趁机娶洛凡小姐过门，到时候皇后娘娘回来，生米已成熟饭，一切皆不能更改。

温意瞧着洛凡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言下之意，你是一定要我喝这碗药了？”

洛凡神色不动，仅微微抬眸，道：“姐姐是正妃，懂分寸，喝不喝，姐姐心中自有分晓，不必问妹妹。”

温意端起碗，露出一个淡然的笑意，手微微一抬，又轻轻一放，那碗便“砰”的一声落地，瓷碗四分五裂，药汤飞溅，温意的绣花鞋也沾了些许药汁。

温意露出懊恼之色，瞧着自己精美的绣花鞋，道：“竟弄脏了我的鞋子！”

洛凡也不怒，只淡淡地笑了一声，便起身道：“姐姐的意思妹妹明白了！”她朝着温意福福身子，得体地道：“既然姐姐不喜欢妹妹来请安，妹妹告辞便是！”说罢，便领着几个丫头走了。

嬷嬷与小菊见她这么顺当就走了，有些高兴，嬷嬷道：“还以为她要做什么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温意苦笑：“本还想出去走走的，只怕如今是去不成了。”

小菊掀开帘子，命外面伺候的丫头进来清扫地面，听到温意这样说，便问道：“为什么去不成？郡主又不舒服了吗？”

温意脱下绣花鞋，拿起手绢仔细擦了擦被药汁弄脏的部位，这双绣花鞋她一瞧见就十分喜欢，针脚细密，绣工一流，那朵鲜艳欲滴的蔷薇花微微凸起，指腹轻轻扫过，便有奇异的触感，她一边擦拭一边道：“你说呢？她这么大阵仗地过来送药，之前说我不喝又如何如何，挑衅了一番，逼得我摔了药，自然是有后招的。方才她说在这个府中，我虽然是正妃，可主事的却是她，谁给她这个权力？自然是王爷。她受了委屈，又有丫头做证，自然是去找王爷哭诉了。那王爷喜欢她憎恨我，一定会来找我算账的。”

小菊和嬷嬷闻言，都吓傻了眼。三天前郡主被送回来的时候，奄奄一息，几乎马上就要断气了。所幸诸葛神医妙手回春，保住了郡主的性命。这刚醒来，若又要